

心/香/一/瓣

黄桷兰之忆



周丁力

跟随夏季来临的黄桷兰，每每会勾起我的回忆。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在少年时期，我曾经糊里糊涂、望文生义地认为，黄桷兰是我们重庆的市树——黄葛树上开的花。这也难怪，因为那时年少无知。

小时候，每当夏季来临，黄桷兰结苞欲开的时候，外婆都会买来一些黄桷兰，给外出的我和妹妹胸前佩戴上。那时外婆会挑选出3、4枚形体丰硕细长的花骨朵与折叠成长条形的小手绢用别针组合在一起，然后把花与手绢一起别在我们的左胸前。过两三天还会换一换。于是，在那些时间里，当我与妹妹一起去上学，或者一起出门玩耍时，别在我们胸前的那几枚香气穿透力极强的黄桷兰，会既芳香了我们，也芳香了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旁人。记得有一回，一位漂亮的阿姨从我们身边经过，还专门回过头对我们说了一句：“嘿，两个香娃娃！”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70、80年代，在我们重庆，不仅仅小孩，还有不少年轻的、中年的女子皆有在衣襟上，纽扣上挂上几枚黄桷兰的美妙风尚。这风尚现在似乎已经失去了，于此，我颇觉得有点可惜。

后来长大一些，虽然给我胸前佩戴黄桷兰的外婆已经逝去，但从她那时传递过来的黄桷兰一直佩戴在我的心间。上世纪80年代我已经长到20多岁，仍然喜欢在市场上，或者街边巷尾购买由一些中老年妇女提着篮子出售的黄桷兰。那些盛在小篮子中的黄桷兰，除了零散的以外，还有两种售卖形式，一种是用针线串连花朵做成的花环；另一种比较复杂，用细铁丝编成一只手掌的形状，那“手掌”上有4到5根铁丝做成的“指头”，每一个“指头”上插有一朵花骨朵，那“小手”整体比火柴盒略大，买来就可以直接挂在胸前第一或第二颗纽扣上。

记得这两种黄桷兰做的饰物，在岁月的递进中，售价先是5分，后是1角，再后是5角、1块一件，再往后就不容易看到、买到了。随便说下，我一个男子，喜欢买，却不好意思挂在胸前，只暗暗地揣在衬衣的口袋里，让那清雅的香气时不时地为我清神醒脑。几十年倏地过去，直到现在，我从自家露台上或者别家花园里采来的黄桷兰仍然是这样带在身上。

因为童年、少年时期与黄桷兰的结缘，也因为黄桷兰本身具有的美好品格——它香清韵幽，气质高雅，同时又能入得尘世，伴随许多像我这样的平常之人。因此，在成年以后，直到现在年过六旬，我对黄桷兰一直钟情钟意，认为它是很宜人的花，是值得放一些在身上的花。因此，当我在外面买不到这清香宜人的花朵以后，5、6年前我就在自家的露台上用大花盆种了两株黄桷兰。于是，每到开花季节，在这两株树上的绿叶间，在我居室的这里、那里都会出没着一些洁白而清香的精灵。无论有风无风，那独特、宜人的香气，常常在我的嗅闻中充盈，也在我的心间萦绕。

在每年黄桷兰陆续结苞、开花的时间里，我还喜欢不时摘几枚黄桷兰放在床头柜上，将它们与我临睡前爱读的枕边书放在一起，以助我保持临睡前心绪的清纯与平静。于是那宜人的花香与书香仿佛一起渗入了我的梦里，助我夜梦安稳。另外，我还用自种的黄桷兰加点冰糖泡过酒。用1斤白酒，20枚刚刚开放的花朵，半两冰糖，泡上两个月后，酒液略呈金黄，似溶着阳光。虽然微甜的味道之中隐隐有点无法掩去的苦涩，但令人喜悦地飘溢着幽然的花香。当兴致来时，我喜欢于一个月夜，在露台上与朋友对坐，取龙眼大小的素瓷酒杯斟出那自制的“黄桷兰酒”，就着两三样素净的小菜，小口品之。这时，便仿佛有几缕昔日的阳光、一丝值得珍藏的幽香，由口入喉，由喉入腹，令人神清气爽，大有出尘之感。

遗憾的是，我从童年、少年、青年一路走来，发现在街头巷尾提篮售卖黄桷兰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年以后，再也没有买到过黄桷兰串成的花环，再也见不到过那些递过来4、5朵花骨朵的、用铁丝编绕而成的“擎花小手”。不过我同时也发现，这些年在重庆许许多多的住宅小区里或多或少都有黄桷兰树的种植。当黄桷兰开放时，在街道旁，在公园的小径一侧和花圃中央，只要留心，我都能闻到黄桷兰特有的清香，这值得庆幸。这使我意识到，虽然现在市面上已经难得遇到黄桷兰出售，但这些年入夏以后，与我们重庆人结伴同行的黄桷兰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作者供职于《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

文/艺/范

素心清雅的画心



张涌

云岭轻岚、平湖微风、月下初荷，我不知道这些文辞是该用来形容温文尔雅的画坛女史姚文心，还是比拟她笔下的雏禽蔬果、墨荷幽兰？可以肯定的是，文心是真正名如其人那种：文静平和，素心清雅。

我和文心是老朋友了。至今还记得几年前与她在彭水摩围山麓黄家坝写生的情景：四五个画友在农家院坝前铺开画纸，眼前玉米青葱，远处摩围高峙。山谷间回荡着布谷鸟的啼声，或远或近，或近或远。我和身旁懒洋洋的小狗一起享受懒洋洋的时光，与画友说笑。文心则静如处子，默默写生。

文心是一个典型的东方淑女，认真对事，真诚待人，然而并不刻板。对于画事，她常说：“好玩就行”。她所谓的玩，绝不是玩世不恭，是一种心灵的放飞，是一种对物役的挣脱，是艺术之于生活的若即若离，是由此而来的不似之似、意象造境，是孔夫子对读书人所要求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当然，这一切都是从她的画上读出来的。文心的画静而不躁。每读一次文心的画，就是一次诗和远方的栖息，放松、闲适，如沐清风，如品佳茗。文心的画，笔墨冲淡、意蕴简淡。往往信笔挥洒，寥寥数笔、一气呵成、生动自然。她在劲健笔

法中追求含蓄，在墨色酣畅中呈现宁静。她的画冲淡却不单薄，寓巧于拙，似薄实厚。读她的画，不由想起明末清初傅山在《训子帖》中说的话：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即便有“巧”，也是巧拙相生，恬淡自然。

文心的画，不只是笔墨简淡，内容也简括、简约，删繁就简。画面多一、二小鸟，一剪花果。疏简空灵，却能简繁互启，于极简处见极繁之意。看似简括却蕴含着深远的意境，传递出生动传神、清逸有致的美感。正所谓“画者能夺其神韵，才是真画”。

画者，化也，化机也。对于文心，便是一幅花鸟，一片生机。一花一草都是她抒发胸中逸气的载体，一鱼一鸟都是她心中的明镜台。

文心斋名为苔花馆，应该是出自清代诗人袁枚咏颂苔花的诗句：“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亦学牡丹开。”自喻苔花，正与其心性互为印证。虽然低调，但绝不卑微，别有一种宁静自在，淡然坦然，从容潇洒。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苔花又将绽放：“拈花一笑——姚文心写意花鸟画作品展”就在美好的初夏开幕。孟夏草长，花开五月，正宜其时。万物竞茂，苔花漫放，于斯为盛。

(作者系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

诗/绪/纷/飞

凉伞石(外一首)



杨平

适合在上面打坐
或双手摊于腿上
或双手合掌于胸前
静心凝气，静气凝神

适合登高望远
站在上面看风景
青山绿水，田畴阡陌
尽收眼底

当我爬到上面
一阵云雾涌来
让我突然
有飘然成仙的感觉

山和云

没有什么能让山动起来
但云可以

看山时
最好有云

山有时把云当作裙裾
有时把云当作头巾

云不动时
山省略它的高度
增添它的神秘

云动，山也动
它们互为渲染
它们互为烘托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生/活/随/笔

儿子的新世界



安卡

从书房窗子望出去，太阳耀眼得让人眩晕，看不见树叶闪动。这是重庆最明朗也最狂妄的季节，只有空调能暂时遏制。她煮着茶，听着茶壶里的声音：咕嘟、咕嘟、咕嘟……她小声念着：孤独、孤独、孤独。冒着热气的煮茶声在空气里浮游。打开书准备阅读，但很快意识到静心的可贵。因为很难心无旁骛，便又合上书。

儿子和同学今天去南坪看动漫展。受不住她这个当妈妈的一系列絮叨，早上九点，儿子只丢下一句“放心吧，肯定走丢”就独自出发了。反着说话似乎是儿子近段时间的常态。孩子向世界张望的心，总是大大超过自己周遭的世界，且大胆而热切。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也渴望被世界看到。儿子的戏言却触发了她的回忆键。她很快能回忆起，那个走很远的乡路，坐上长途客车，再转车去重庆的七八岁的自己。只是，现在角色转换，她很想知道，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在自己独自离家的时候，自己的父亲母亲，有没有如她这般焦虑。因为她记得之后的岁月，每一次离开重庆远行，母亲都是笑着看她离开。

孩子之所以天真，也许因为无知，所以更愿意去接纳、去相信。成年人的天真，也许因为相信太遥远，而选择相信。人总是向往不可及的事物。所以自儿子三岁起，她便开始带着他四处游走。去游乐场、去长城、去海边、去高原、去雪山、去沙漠……不知道是更多的自己的需要，还是觉得孩子需要，抑或说是对自己的另一种补偿。

她开始翻看电脑里那些带着儿子出游的照片。翻着翻着，儿子就长大了。他额头上有了几粒明显的青春痘，而她还时时记起他几个月大时脸上的红疹。被照片刻录的岁月，或许过于容易，所以总需要反复翻阅才记得深刻。而她那些不曾被照片留存的岁月，总是不经意就会跳出来。她记得那个难得下雪的冬天，穿上火红的滑雪衫，走在上学的路上，脚下发出好听的声音，仿佛是一种宣告：美好的世界，我来了！只是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越是时髦的东西，越容易过时。很快，滑雪衫连名带物不经意间消失。各种款式和面料的丝棉袄、羽绒服轮番登上时代的舞台。人总是有充足的理由利用自己，年幼时利用自己天真去任性，年轻时利用年轻去莽撞。那么，人到中年，应该怎么利用自己呢？

中午，朋友给她打电话闲聊。说起在老家修缮了一个小院，养了好多花，种了好些树。朋友的声音舒缓柔和。她微微地笑着说，那个曾经数次痛哭流涕地讲述在深圳打拼异常艰难的人，已踏过万重山险，回到真正的生活。朋友说，你也是啊。

关上电脑，续一壶茶，听着茶壶里咕嘟咕嘟声，她站起来，在书房里踱步，焦虑慢慢消失。她终于安静地打开自己喜欢的书。

下午四点，儿子打来电话，兴奋地聊着动漫展，聊着密室逃脱，聊着奶茶和外卖，说他已买好回程票，晚上十点回家。她知道，他已开启了他的新世界。

(作者单位：合川区美术馆)